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西厢记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西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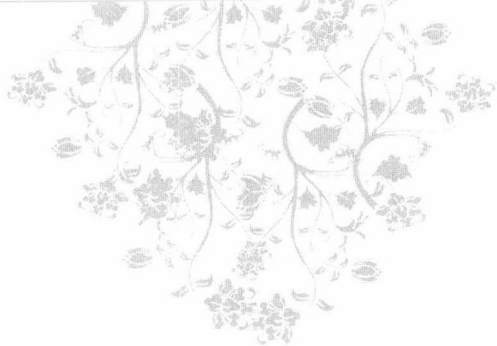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文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二册，以脍炙人口的喜剧杰作《西厢记》一篇传世名作独立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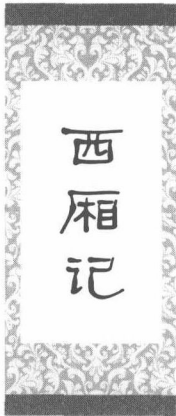


目
录

西厢记 / 001

附评：千古流传《西厢记》 / 102





西厢记

『甚么，小姐有回书？』张君瑞一听便又惊又喜道，

『如此大事，姐姐怎的不早说？早知如此，理应撮土焚香，三礼拜毕，远道而迎才是。快将回书来与我看！』红娘将回帖递

给张君瑞，张君瑞刚瞟了一眼便忍不住失声叫道：『啊！红娘

姐姐，你看这书信，小姐骂我是假，她还约我今夜逾墙到后花园中和她相会哩！』『甚么，和她相会？』红娘听得糊涂了，

『小姐回帖中怎的说？你念与俺听！』

『你听小生读来！』张君瑞一字一句对红娘读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你看，这不是约我与她相会么？』

西厢记

本故事是根据元代戏曲大家王实甫创作的同名杂剧改编而成。

王实甫，名德信，元大都（今北京）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优秀戏曲作家之一。他的生平事迹和生卒年均不可考。据说他一生写了十四种杂剧，现在只存有《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三种，还有为数不多的曲子词和散曲，其余的都散佚了。元人钟嗣成所编《录鬼簿》中，收录了他创作的十三种杂剧剧目。明人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写了一首《凌波仙》词称赞他：“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颺颺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辞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杂剧故事的原本为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一名《莺莺传》）。在小说中，张生对崔莺莺



的爱恋是“始乱之，终弃之”，以悲剧收场的。到金朝，说唱家董解元写了一本《西厢记诸宫调》（又名《西厢记》），让张生偕莺莺双双私奔，以表现从古到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王实甫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将崔张故事改写成以喜剧结尾的杂剧，并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渴望实现爱情自主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西厢记》是我国流传最广的一出戏剧。据统计，仅现在能见到的本子，就有四五十种之多。20世纪50年代后仍有不少剧种改编上演过它，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清人金圣叹将其列为“第六才子书”，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突出地位。它也是元代著名的四大爱情剧之一。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二月，相国崔珣因病谢世。其夫人郑氏带着女

儿莺莺、儿子欢郎及丫鬟红娘扶柩北归，打算将崔相国遗体运回老家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行，乃来至河中府，将灵柩暂寄在普救寺。

这普救寺原是崔相国在世时修造的，是武则天娘娘的香火院。寺中住持和尚法本长老，又是崔相国剃度的。因此，崔夫人一到寺内，便就住下，同时写信去京师唤娘家侄儿郑恒前来帮忙。那郑恒乃郑氏兄弟郑尚书之子，崔相国已将莺莺许他为妻。

崔夫人住进普救寺不数日，寺中又住进一个秀才，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氏。其父曾任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而亡，一年之后母亲又逝。张君瑞举目无亲，乃书剑飘零，游学四方，打算去京城应试。来到河中府，忽然想起蒲关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乃自己同郡同学，当初曾为八拜之交，后弃文从武，中得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河中，于是便想顺路一见。

得到蒲州状元客栈，听店小二说此处普救寺乃则天娘娘香火院，建造得富丽堂皇，不同凡响，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自侵云汉，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前去瞻仰，张君瑞被他说得心动，便兴致勃勃前去观赏。

张君瑞到寺时，恰好法本长老外出未归，寺内只有弟子法聪代



为照应。见张君瑞来到，问过姓名来意，便请张君瑞进方丈拜茶。

张君瑞道：“既然长老不在，不必吃茶，敢烦师父指引，瞻仰一番，幸甚！”

法聪道：“也好。待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回，等师父回来。”

张君瑞在法聪引导下，随喜了上方佛殿，又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以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又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有些累了，正打算找个地方歇息片刻，忽听得一个脆生生、娇滴滴的声音传到耳边：

“红娘，俺到佛殿上要去来！”

张君瑞抬头一看，不禁脱口叫了一声“啊呀”，顿时觉得眼花缭乱口难言，灵魂儿飞到了半天上。

原来眼前出现了一位春风满面、月貌花容、体态婀娜、腰肢娇软的千金小姐，带着一位长得同样姣好妩媚、手拈花枝的机灵丫鬟。

他见那小姐宫样眉儿如同新月初出，斜斜地直插入云鬓边，还未说话脸上先带出几分腼腆，开口便露出两排又细又白的玉齿，发出的声音就像啾啾莺声，走起路来，更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恰似垂柳在晚风前摇曳飘舞，一时竟惊得说不出话来。

张君瑞见过的美貌女子多了，可像这个小姐这般娇媚可爱的模

样儿，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那小姐似乎并不曾发现廊下有人，一边低头上殿，一边对那丫鬟道：“红娘，你看，这里真是‘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

被称做红娘的丫鬟抬头看了一眼，悄声道：“小姐，那边有人，咱家去来。”

“是么？”小姐回头看了一眼，低低笑应：“也罢，依你。”临走却又回头看了一眼。

张君瑞被看得目瞪口呆，由不得叫了一声：“我死也！”半晌，方才回过神来问法聪：

“和尚！方才怎么观音现身来？”

法聪笑答：“什么观音现身，那是河中府崔相国家小姐。”

“是么？”张君瑞听得半信半疑。“世间有这等出色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莫说别的，单是那一对玲珑剔透的脚儿，便价值百镒之金。”

法聪被他说得笑了。“哈哈，秀才！”他对张君瑞打趣，“偌远地，她在那厢，你在这壁，人家又系着长裙儿，你怎的便知她的脚儿小？”

“和尚你看！”张君瑞扯起法聪衣袖认真道，“你看着残红芳径，



香尘底样儿……哈！且休提她眼角儿留情处，只这脚印儿便把心事传尽了……她迟迟疑疑走到栊门外，刚抬脚迈步又回头瞅了一眼，恰好与小生打了个照面……啊呀！我张解元害了疯魔也！”

说着话，他又情不自禁地朝崔小姐消失之处望去，只觉得像神仙归了洞府，空余下杨柳烟霞，耳边只闻得鸟雀声喧。再朝远处望去，又见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

这时候，他只恨老天不与人方便，弄得他既难消遣，又不好流连。他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呼唤了：“小姐啊！就是你引得人意马心猿！”

法聪看张君瑞那神不守舍的模样儿，生怕他一时不慎惹出什么事儿来，连忙提醒他：“先生，休惹事，那河中府小姐去远了！”

“啊呀！‘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去京城应举也罢！”张君瑞犹自神情恍惚地讷讷自语。

他回头问法聪：“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半间，借与小生，早晚温习经史，胜如店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便来也！”

法聪刚想说师父不在，此事他不敢自己做主，张君瑞却早已走远了。

次日一早，张君瑞便急匆匆来到普救寺，想要饱看崔小姐一回。

说也怪，往时他见人脸上傅粉便觉害羞，见人画眉便觉得虚假，可是见了崔小姐，却有一种多情人见有情娘之感，只觉得迤逗得肠慌，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法聪先引他见法本长老。那法本长老头似雪，鬓如霜，面如童，气如虹，相貌堂堂，声音朗朗，若再在头上加一道圆光，便像煞一尊捏塑来的僧伽雕像，张君瑞不禁在心中赞叹：“是一个好和尚啊！”

法本一见张君瑞便亲切招呼：“夜来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

“好说！好说！”张君瑞慌忙上前答礼。“小生久闻长老清誉，欲来座下听讲，没想到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见，三生有幸！”

法本长老问张君瑞上姓大名，世家何郡，张君瑞答：“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自是西洛人氏，宦游四方，寄居咸阳。先父在日，曾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上因病而亡……”

“唔。”法本点头，“老相公弃世，想必有所遗？”

张君瑞回答：“他平生正直无偏向，只留下四海一空囊。可说是风清月朗，一无所有。”



“唔。”法本又是一点头，“如此说来，先生此行，想必是要上朝取应了？”

“小生无意求官，只想听讲。”张君瑞连忙回答。“小生此番是特意来拜谒长老的。”说着取出一小锭银子递与法本道：“路途奔驰，无以相赠，有白银一锭，与长者公用，略表寸心。谅穷秀才人情纸半张，又没甚七青八黄，望笑留是幸！”

“不必不必！”法本推辞，“先生客中，何必如此！老衲断不敢受。”

张君瑞赔笑道：“物鲜不足辞，聊充讲下一茶耳！请长老不必谦辞了罢！”说着对站在一旁的法聪使了个眼色。“师父！请帮小生说得长老收了它，小生忘不了师父好处！”

法本见说，开口问：“先生莫非有事需要老僧帮忙？但说无妨。”

“有哇！”张君瑞忙答，“小生不揣冒昧，恳求长老：因厌烦客栈冗杂，早晚难以温习经史，欲在贵寺暂假一室，晨昏听讲。房金按月给付，绝不拖欠分毫！”

“不必如此。”法本微笑道，“敝寺房舍颇有数间，任先生挑选一间居住罢了。”

“如此有扰了！”张君瑞欣喜若狂道，“小生也不要香积厨、枯

木堂，只要远着南轩，离着东墙，靠着西厢，近主廊，过耳房，随意安排一间也就停当了！”

法本道：“若不方便，先生便与老僧同住如何？”

张君瑞忙道：“岂敢岂敢！还是与小生随意安排一间小房便了！”

正说着，只见那丫鬟红娘款款而来，对法本施礼道：“长老万福！俺家老夫人着俺来问，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着俺看得停当了回话。”

张君瑞看她举止端庄，言语得当，脸上浅浅敷一层薄粉，身穿齐整整一套缟素衣裳，完全是一副大户人家侍女派头，没有半点儿轻浮之态，不禁在心中暗想：我若共她多情的小姐同罗帐，怎舍得着她叠被铺床？非央她夫人小姐，着我亲自写她从良不可！

这时，只听得法本回答：“二月十五日，便可以为老相公做好事。”

红娘道：“待妾与长老同去佛殿看了，却回夫人话。”

法本道：“也好。”说着吩咐张君瑞，“请先生少坐，老衲与小娘子看一遭便来。”

“且慢。”张君瑞忙道，“小生便与长老同去一遭，如何？”

法本点头道：“也罢！先生请。”



张君瑞道：“小娘子先行，俺近后些。”说着彬彬有礼往旁边一让。

法本称赞了一声：“好个有道理的秀才！如此，请小娘子先行。”

但那红娘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也不看张君瑞一眼，竟自一扬脸走了。

进得佛殿，法本对红娘道：“小娘子请看，这斋供道场都完备了，十五日便可请夫人小姐拈香。”

张君瑞在一旁问：“这是何故？”

法本回答：“这是崔相公小姐至孝，为报父母之恩。又是老相国忌日，就脱孝服。故此特意安排做好事。”

“原来如此！”张君瑞听了，忽然潸然泪下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报。’小姐一个纤纤女子，尚且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师父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也带一份斋追荐俺父母！老夫人便知道也无妨，请长老告诉她小生也是尽人子之心。”

“这有何难！”法本长老爽快答应，“老衲便着法聪多备一份便了。法聪！记着此事。”

法聪答应：“知道了。”张君瑞暗问：

“那小姐到时候会来么?”

法聪笑答:“她父母的事,如何不来?”

张君瑞长舒一口气道:“好!俺这五千钱使得还有些下落!”

看罢法场,法本请众人都去方丈吃茶。张君瑞推说要更衣,先走出几步到门外等着。听见红娘对法本长老说:“我不吃茶了,恐老夫人怪回来迟,要快去回话。”

说着,红娘走出门外。张君瑞连忙上前招呼:“小娘子拜揖!”

“唔?”红娘颇为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欠身答礼道:“先生万福!”

张君瑞问:“小娘子莫非是莺莺小姐的侍妾么?”

红娘答:“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

“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张君瑞像放连珠炮般回答,“本贯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嘻!你这人真怪!”红娘觉得好笑,打断张君瑞的话道:“你平白无故说这些干吗?谁问你来?”

但张君瑞并不觉得难堪,依然迫不及待接着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

“你问这个干什么?”红娘满面不高兴地抢白他,“先生也是读